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音嗣

輔氏廣曰修者周人總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為一王之禮也

熊氏安生曰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四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

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總爲七也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案饗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安得兼燕食二禮舂人所云米亦共之歸于其館耳

董氏文驥曰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是用饗之體薦以爲折俎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正饌庶羞經所云饌是用食之正飯加飯也酒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醴齊經所云省醴是用燕之脫屨升堂修爵無數也陳氏云食醴酳用撰而

用酒優老也燕禮宰夫爲主而此親執醬饋自爲主人正饌兼三牲不惟用狗詩云肥牡肥羜此言珍具則備八珍燕禮旅卿大夫而後升歌笙間鄉飲歌備而旅酬此登歌下管而後于旅也語所謂惇史乞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樂舞勺此笙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矣天子諸侯侑食有樂他食禮無樂此割牲饋食先有樂舞以侑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有樂舞無算以侑酒胥董于笙大射祭享用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享元侯賓入門而奏肆夏二王後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清廟此俱用之優老

也舞動其容而曲隨之此舞大武則堂亦歌勺賚桓之詩矣饗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禮兼饗食燕則宜亦兼有之矣養老禮散見諸篇集而言其畧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章申言養耆老恤孤獨之制也養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死事者之父祖二也致仕者三也庶人之老四也一歲凡七行飲養陽氣則春夏食養陰氣用秋冬四時各一又凡大合樂必養老故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及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皆養老通前爲七也燕禮者一獻既畢皆坐飲

以至醉禮凡有二一燕同姓二燕異姓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獻畢而止禮有四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若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食禮者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爲主也禮亦有二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兼用者春用虞燕夏用夏饗秋冬用殷食周尚文故也饗食於廟燕於寢春秋傳享以訓其儉燕以示慈惠也此首言四代養老之制之異也

任氏啟運曰燕禮有二同姓則夜飲異姓則讓而止饗禮有四上公九獻其牲體薦立而成禮亦有飲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其牲折俎其酌依命數亦有飲食戎狄來坐諸門外體委與之若其君則與中國子男同禮饗宿衛及耆老孤子無酌數以醉爲度食禮有二一禮食一燕食養老更致仕用正燕正享正食養庶老及死事用異姓之燕折俎之饗燕食之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朞不從政所謂養耆老以致孝也繼于司寇文後秋養耆老故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劉氏彝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始與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賜饌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則君就行焉

孔氏穎達曰此言子孫爲國死難而王者養其父祖

盧王等以養於鄉者不從力政養於國者不與服戎皆庶人之老非鄭義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國爲國中小學學爲大學者因下文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遂附會上

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因以此國爲國中小學學爲大學也不知右學左學絕不合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而小學大學又絕不合養于國養于學之文皆牽合無謂且此文明分國與學爲言豈得謂國亦爲學乎按養于鄉養于國猶杖於鄉杖於國之義養于學卽下文養於庠序學膠諸義耳

姜氏兆錫曰鄉謂鄉學國謂國中之小學學謂大學逹自天子逹無隆殺也養自五十始者始衰故也八十與無目者雖君有命但足一跪首再至地以備再

拜而已九十則又使人代受不必親拜矣此次言五十以下受養之異數也

方氏苞曰五十養於鄉乃鄉遂都家公邑庶士之老也知非庶民之老者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黨正縣正之類屬而飲食之故曰養于鄉也六十養於國七十養于學則朝士大夫之老也黨正縣正以上之老宜附焉其庶士雖至六十七十仍宜鄉之大吏州長遂大夫主養之不言者五十且養則過此不待言矣朝士之五十者無文何也祭祀賓射凡士之與執事者皆賜爵有薦俎至于燀胞翟閽無遺焉又何事特聚而飲食

之哉庶氏之老則引年者是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有序所謂鄉學也五十者家一人亦萬二千五百州序能容之乎郎置遠縣邑國中及郊外六十者亦不可以數計國中小學能容之乎此于經傳雖無明文而以理測之決知不然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朱氏軾曰常珍常亦珍也

姜氏兆錫曰粻糧通異粻者與少者殊也宿肉者以日備也貳膳者有副不鈌也常珍者凡食皆珍也

不離寢內則所謂有閣也從隨也此推言五十以下常養之異物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陸氏奎勳曰孔疏歲制者爲棺時制是衣物難得者月制是衣服易得者此亦強分當謂七十而未制須以時制八十而未制須以月制蓋送死之具視年加意也

姜氏兆錫曰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服用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時制其易得者一月可就故

月制九十則棺衣之屬皆具無事制作但每日檢修之而已紟以束衣衿單被也衾大被也皆以覆尸冒以韜尸四者並詳喪大記死而后制物易成不逆爲也此因言六十以下時日之異備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姚氏際恒曰此與孟子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之文不同非人不煖之人當實之人子與

姜氏兆錫曰此又因言五十以下飽煖之異宜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伏生書傳曰以此爲文王之政眷子述樂正子語告
齊宣王

姚氏際恆曰九十天子有問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
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
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禮爲殺此之所
言則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按此說
亦未悉此所問者問其道德及政事彼所問者但問
其年耳非僅謂有爵與無爵也

姜氏兆錫曰杖以扶衰始衰故扶也巡守就見有年

者泛言庶老也此就見九十者蓋指有爵者與祭義八十君問則就之亦此類也以珍從者往致尊養之義也此又因言五十以下杖履之異節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姚氏際恒曰告存謂每月遣人告問而撫存孔氏謂告問存否非也

姜氏兆錫曰俟待也入至朝位君出揖則退不待朝畢也當致仕而不得謝故禮如此告猶問也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謂常膳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矣此又特言七十以下國老之有加禮也

齊氏召南曰按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

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豫齊音齋

許氏慎曰漢制二十三而役六十五而免

季氏本曰老者之役止於五十其曰六十不與服戎謂不得已之兵變非謂軍旅亦至六十而始免也祭義王制二條可正鄉大夫六十六十五皆征之失許慎謂五經說皆不同無明文可據夫祭義王制之言五十即文王所謂老者非可據之明文乎

姚氏際恆曰五十不從力政其義是周禮鄉大夫國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則未六十卽不與服戎矣其說不同陸農師曰祭義五十不爲甸徒卽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爲徒猶以爲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說

姜氏兆錫曰力政力役之征服戎兵戎之事也齊壯謂齋戒也八十不齋則不祭子代之祭矣喪則喪服也或謂齋喪爲齊衰之喪八十或有親喪必執之齊衰以下則不及也按曲禮七十巳老而傳不至八十

始代之祭且八十或有親饋豈繁不及乎或說爲是
方氏曰事之常者五十巳不從其變者六十然後不
與也從者力從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巳及者旁加之
也謂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以
其老甚故也此又類言五十以下凡老之無苛禮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姚氏際恆曰五十而爵與曲禮艾服官政同或以爲
士或以爲大夫也鄭氏必謂命大夫者以王制爲殷
法殷則士無爵故也不可從不親學或謂不能備弟
子之禮或謂以前未學至六十始親學晚矣故不親

學二說未知孰是

姜氏兆錫曰爵謂命爲大夫也不親學以不能備弟子之禮致仕以不能勝職任之勞有喪唯服衰麻而已禮節皆所不責也此亦上文之意但指國老而言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陳氏澔曰養老必於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

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按鄭註惟此數語是其餘之說皆附會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也其註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曰殷之制又附會此處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之文也何以見之其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此本大學在郊爲說也其云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本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爲說也蓋以云虞殷同制也其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又反大學

在郊爲說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此又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爲說也蓋以爲夏周與虞殷異制也後世鄙儒見鄭此等之說以爲康成去古未遠其言典制必有所據而遵信之即有必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說之所從來則亦姑置之今爲摘抉其根柢以見鄭之執禮解禮其武斷欺世如此鄭又謂或貴在郊據本文惟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初未嘗以爲貴則其妄亦可見矣又謂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學固非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豈有大學爲東膠而反

以小學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謂周養庶老之地適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國之西郊耳又曰此外別有解者又有二家陸農師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于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于小學而已按王制無養三老五更于大學之文何以知其皆爲小學此臆解也郝仲輿曰上庠國學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爲國學西序爲鄉學上左也殷以右爲國學左爲鄉學上右也周建東膠于國東爲國學建庠于西郊爲鄉學亦尙左也此說雖近是然亦無徵未敢以爲必然耳

姜氏兆錫曰養老必于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致仕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于小虞虞之上庠殷之右學皆大學也在西郊虞之下庠殷之左學皆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反是夏之東序周之東膠皆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夏之西序周之虞庠皆小學也在西郊此獨言虞庠所在省文也

方氏苞曰國老卿大夫之老也庶老庶士之老也庶人之老及死事者父祖則有司各就其地養之引年之政是也若並養于學則無地以容其廝位先王制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士爵卑則朝不坐燕不與五十養于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于鄉皆謂士大夫於學校設與臺席位而天子諸侯親與爲禮非所以示民也

任氏啟運曰按建學之制諸侯互異鄭氏謂虞殷太學在西郊小學在王宮之東夏周太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朱氏謂諸侯小學在內太學在外天子大學在內小學在郊陳祥道東西如鄭說似皆以大小對舉爲二學矣然鄭又謂鄉學如虞庠似大小皆國學與鄉學而三陳又謂周之大學成均居中其左

東序亦曰東膠曰大學所以養老其右瞽宗亦曰右學曰西學所以祀先師先聖似周之太學又有三與小學而四矣劉敞謂周辟雍居中北爲虞學東爲夏學西爲殷學是周之太學又有四也孔氏謂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立夏序大功德如魯則立三代之學是周諸侯有一學二學三學之不同而天子必四學也陸佃謂辟雍周學居中成均黃帝學南上庠虞學北東序夏學東瞽宗殷學西是太學又五矣愚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四學必近

在一地而不在四郊大戴禮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賈誼引禮亦云是四方有四學而中有太學爲五也嘗總而論之小學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而國學之在四郊者亦時名小學則以對成均之最大而言也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王宮之東即東宮之地天子之子入焉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不在東避天子也諸侯之子入焉大夫士庶之子各入其家之塾是天子諸侯之小學各一而大夫士庶之小

學無算要各就其近者居之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入四學之小學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及士庶之子同此一小學亦大雜而不類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五百家爲黨黨有序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也士庶之大學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萬千二百家爲鄉鄉有校卿大夫之子及士庶之由庠而升者入焉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四郊之國學諸侯之國無州序而國學或一或二或三要皆在郊亦名鄉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民之俊秀自黨庠升者皆入焉學成即任

大夫士之官而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地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校學四郊各一東之前爲南學曰東膠周制也養致仕之老于此東之後爲東學曰東序以法夏養三老五更于此西之後爲北學曰虞庠以法虞養庶老於此西之前爲西學曰瞽宗曰右學養死事之老于此夏周貴左虞殷貴右各用其所尚而左陽貴故養國老右陰賤故養庶老左陽仁故養老更右陰義故養死事之老也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卿六遂之所升既衆而千八百國歲貢士于天子一國學不足以

容故各就其方居之大司徒掌其教三年大成乃升于成均之太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賢才入而用之者指此非八歲之小學在郊也若尚書大傳所云使公卿之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太學者此即郊學國學之分非公卿大夫士子八歲不入小學必至十三始學也而成均一學亦備四國之名規制畧如明堂中一區曰太學即太廟太室之地其東曰東序即青陽一區南曰東膠即明堂一區西曰虞庠即總章一區北曰瞽宗即玄堂一區而雝水四周其外故又曰辟雍天子之

學以辟雍爲重諸侯雖或兼異代而要以周學爲尊
故牟辟雍之形而曰泮宮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及郊學所升皆在此所謂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皆指此若天子
年少如太甲成王亦學於此則太師太傅太保三公
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莅之不僅受教于學止故天子
自旦至夜一日而周四學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亦
以成王與伯禽俱學於此也天子常視學于成均祀
先師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特視學於明堂節以
總章爲西學靑陽爲東序巡狩朝諸侯於明堂而率

諸侯祀于太廟食老更于東學祀先賢于西學則又即明堂爲大學爲成均故蔡邕謂清廟明堂辟雍一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冔火羽反

陳氏澔曰夏玄冠緇帶素韠白舄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鄭欲强合上脩而兼用之之文故爲此說但據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則玄

裳黃裳雜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嘗皆用素服乎謂夏黑裳殷縞裳尤武斷　又曰按記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論之當是纁裳何也記文云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則此爲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纁赤黃色閒色也鄭注周禮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證彼以不合素裳之說故隱其冕服而用朝服爲說耳

姜氏兆錫曰皁收冔皆冠名深衣白布衣也其制深邃故名深衣也燕衣黑衣也燕飲服之故名燕衣也

縞生絹素色制如深衣故得本名也玄衣一名緇衣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故亦可通名也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衣裳皆白周兼用故玄裳素裳此又言四代養老之服之異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政同征

方氏慤曰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恤之

姚氏際恆曰引爾雅陳也謂陳其年數如八十九十分別而存恤之也〻 又曰按以上言養老之政可謂詳悉矣然猶是枝葉耳孟子曰西伯善養老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養老之根本也

朱氏軾曰引引重也凡養老必兼年德然所重究在于年故雖庶民中無德之老亦必復其子復其家使之得所養焉廢疾以下因言養老而類及之

陸氏奎勳曰漢代有徙民之法以之屬周說皆不合

姜氏兆錫曰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故待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也此又通言三王

養老兼引年之制之同也政亦謂力政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蓋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皆王者所宜恤也疏曰將徙於諸侯者謂王畿采地之民徙於諸侯自諸侯來徙者諸侯之民徙於王畿采地也故周禮旅師新甿之治無征役鄭註引此為證也王肅及盧氏謂徙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矣愚按將徙不從政謂舊國之政來徙不從政謂新國之政凡有將徙即有來徙義互見也此又因養老而泛言老者之類也

方氏苞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註謂庶人之老衆多
當校其年以行復除疑復除之外尚有恩賜如漢法
百戸牛酒之類至死事者之老孤其有爵者君親饗
之周官外饔職邦饗耆老孤子是也庶人則有司各
就其地饗食之記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是也庶民
之老之有德行者則當附鄉遂庶士之老而地有司
饗食之

謝得清

問王制將徙于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
來徙家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
問從何說爲當集說未有明斷豈兩說可並行乎

舊說又云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當作何解 世駁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從王國及虞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愚按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是也從諸侯退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主民說爲長且既云從政則

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士無力役也益以知王肅

及虞氏之說不可據令人貪慕此亦末世之法王

制出於漢文帝時則尤難以先王之制律之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姚氏際恆曰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語天民猶天下之民

姜氏兆錫曰此乃言恤孤獨之制也常餼謂餼稟有常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以其器食之所謂恤孤獨以逮不足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姚氏際恆曰此取國語八疾爲說荀子五疾亦同

陸氏奎勳曰約晉語胥臣所對八疾而爲文觀優旃之呼陛楯郎則侏儒亦昔秦法矣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矜疾苦之制也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百工衆雜技藝也器猶能也六者各以所能受食如國語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

矇瞍修聲之類是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高氏愈曰道路之行飲食之際莫不有尙齒之禮

葛氏斯大曰註云道中之塗是已然必左右皆一定往來悉由之男女方不雜竊意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塗之橫者以南爲右以北爲左如舊說則往之男與來之婦遇來之男與往之婦遇不病雜乎

朱氏軾曰輕任六字當在提挈之下任卽提挈也不

得已而分其偶然也
姚氏際恆曰徒行出論語遂生出徒食妙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遠男女之制又推言尊耆老之義也凡男子婦人同出一途者男子常右婦人常左爲遠別也父之齒兄之齒謂年與父若兄等者朋友謂年相若者隨行隨其後也雁則並而稍後不相踰蓋並行而齊也皆輕者并而獨任皆重者分而使輕不提挈則輕重皆無任矣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徒食謂無菜而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

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愚按由方氏應氏二說推

之此雖言養老之意而選賢舉能之典尊親敬長之

道一道同俗之化無不畢具蓋卽此一端而王道之

成益見矣學者詳之

齊氏召南曰按註以黨解徒是隨衆其行隨衆相食

之意孔疏未有明文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

食謂無羞而食也以空解徒較鄭爲勝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徒食則禮讓成孝弟中王道

四達此一道德以同俗之成效極致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

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於力反

陳氏澔曰方千里則一百箇百里之方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

姚氏際恆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文已下以開方之法推之十里爲百里是十倍也九萬億畝當是九千億畝舊說是

陸氏奎勳曰皆覆解前文其詳於建國分田制祿者蓋本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意　又曰漢儒乘以十倍故訛九千億畝按開方之法自一里至百里

皆用百倍乘之而四隅缺額另當相準試以百畝之田計之四隅缺二百五十六步則減田二畝半有奇孔疏及陳氏集說於後交周尺漢尺之分算法亦未細密

姜氏兆錫曰九萬億畝陳本定作九千億畝誤文也此章推言井田封建之形體以申首章班祿之制也方里謂長闊各一里也蓋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步畝百爲夫是長闊各一百步夫三爲屋是長一百步闊三百步屋三爲井是長闊各三百步通計田九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以下倣此十萬

曰億九十億畝乃九百萬畝九千億畝乃九萬萬畝也

任氏啟運曰億數不足舉訛概然但此不應一節中上億爲十萬下億爲一萬也當從孔氏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廣十則九千畝縱十廣十則九萬畝縱十廣百九十萬畝縱百廣百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也縱百廣十九千萬畝縱千廣千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龔氏時曰古言九州者三禹貢之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兖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靑兖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靑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知其爲商制以郭璞詁云也賈氏乃謂之夏制蓋以詩譜所謂梁雍荆豫徐揚

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名爾雅無梁州則不可爲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冀州視禹貢爲小以分冀而爲幽并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爲三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兖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可知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今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於雍豫可知職方旣以青兖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兖州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曰被孟豬而職方青

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兖州曰其利蒲魚豈非兖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爲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其山醫無閭醫無閭在遼東屬青州後又入幽州玆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貕養其浸菑時貕養在長廣菑在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琅琊有萊山玆非幽之入徐乎職方曰冀州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跨李巡風以爲在扶風玆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杜氏與二鄭不本

此說不改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潁宜屬豫溠宜屬荆不知幽青雍梁兖豫倘多侵入況荆豫相距之州乎改其意而釋者此也先鄭以青之包徐也謂雍之弦當爲汧蒲當爲浦直謂雍有汧水曾不謂吳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藪杜氏以荆之湛當爲淮後鄭以兖之盧維爲雷雍直以湛與盧維無所經見曾不謂地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知也改其字而釋者此也至如山鎮藪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則曰四鎮五嶽總言之皆曰山鎮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故爲四鎮矣而五

嶽在虞夏商周與漢世皆有不同舜典南嶽孔安國以爲衡山職方曰山鎮曰衡山是衡爲南嶽明矣而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又移其神於霍山此漢嶽與虞咸不同也王制南北以山爲至東西以水爲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守所至之地故五嶽言其四嵩高大室即禹貢之外方初無嶽名職方山鎮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爲嶽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故曰山鎮之有可辨者此也九州藪澤在職方爲九在爾雅爲十蓋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爾雅

吳越有具區即揚楚有雲夢即荆鄭有圃田即豫宋有孟豬即青魯有大野即兗秦有楊陓即冀燕有昭餘祁即并此藪澤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齊之海隅周之焦穫爾雅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徐即職方之幽此其幽之澤藪貕養而貕養在徐也爾雅之燕爲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餘祁而燕爲幽州也爾雅之周爲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爲職方之雍職方既以弦蒲爲雍所以不受焦穫爾雅之晉爲職方之冀職方既以冀之界入於秦以楊陓爲冀所以不受大陸此藪澤之名異也故曰澤藪之可辨者此也

姚氏際恆曰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取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爲說又變朔南暨之文以爲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也其云不盡者亦較禹貢爲說彼言聲教之所訖此言疆理之所訖也

陸氏奎勳曰此計南北里數以豫州爲主衡山直南爲倉梧日南諸郡若大江以南至於浙閩偏倚東南故不言及非謂禹貢揚州之域盡於三江也　又曰此計東西里數亦以豫州爲主自東河而左右計之雖較贏於江南北準以千里約畧之詞耳愚謂九州大勢本不能方而東南澤國無所藉于晝井漢儒方

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畝之說自以爲通盤打算不知其大而無當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四海獨舉東者東海在中國疆內西北則夷徼外也南以疆與衡山爲限者其時百越未盡開也應氏曰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乃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藩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之聲教所及非貢賦可限也於上衡山以上凡三千里自以縱而言河東以下凡三千里自其袤而言通計四海之內方三千

里即孟子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是也方千里者九千億畝則方千里者九通計有八十一千億畝今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猶言千八萬億又一萬億畝蓋承上爲田九萬億畝之誤也舊釋皆未明

方氏苞曰此舉東南西北大界故青兖揚梁之域無及言東河于東海徐州之域也舉此而徐州之青州徐州之兖也東西之界視此以至至於衡山之荊州之域也舉此而荊東之揚荊西之梁南北之界視此矣

任氏啟運曰分道里之遠近矣前見所謂九州皆方

千里及建國之數特約計之而非截然整方九州如一也其不盡者以與四夷又案據此疆界則虞界殷周大界相似鄭氏謂此殷自周分斥地六倍於殷妄矣若以周尺與夏較尺則在夏爲方千里在周爲方四千里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姚氏際恆曰按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屬說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已之見

陳可大又以爲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沿誤釋之也此說猶三千里之誤反以疏義爲誤益足以欺後學徐伯魯又謂若九千里則下文畝數合若三千里則不合必有一誤此又持兩端之見無取也郝仲輿曰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之地自貢禹五服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金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此說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說因宜脫誤而此一段又不盡合必云據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

周衰以後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戰國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國又奚啻三千里則孟子方千里者之說反不足憑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則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已何必執一說以強通耶

姜氏兆錫曰獨明百里者以一大國爲率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蔡氏元定曰以十寸之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

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陳氏澔曰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今步比古步每步餘出一尺二寸八分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四十六畝三十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

季氏本曰六尺爲步古法也自后稷教民稼穡以來即有以畝三畝畝皆廣尺深尺之說則六尺之爲步不始于周矣半步曰武回二武而步其長曰步此本人身自然之度不知王制何緣更起古步八尺之說

至以六尺四寸爲步則尙省之尺之四寸八寸耳步田增不合人身步武之數此蓋陌阡既開之後欲爲富國有之言注疏雖正其誤亦未究六尺爲步之通法也

萬氏斯大曰孟子安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百畝周人百步非實田授有多寡田尺步廣之狹也觀此文可見古者指殷時今指周時殷周之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小於周尺五之一故殷之一步以周尺計之爲八尺畝之殷畝以周步記之爲首五十六步二十五畝也然則殷之七十畝周之百畝有

奇矣殷周加此夏從可知　按鄭註所算田以數畝
與經文不同經文有誤鄭註爲是註又曰按禮周至
猶十尺爲尺戰國時變亂法或言周尺八寸爲以是
鄭亦不同周尺爲八尺也孔疏乃更以寸八尺爲以
是確信周尺爲八寸以按說文釋咫字云八寸爲咫
周尺也許君之意謂古意八寸爲咫周尺短于古尺
五之一古八寸之咫以爲周十寸之尺故云爾也其
釋尺字云十寸爲尺尺爲十寸則知周尺雖郎古之
咫然自亦分爲十寸故謂周尺止于古之八寸則可
謂周尺止分八寸則不可且則之長寸虞夏以前則

於生列古書云同律度量衡周有天下其律度權衡與改正朔諸事皆與民變可傳見大故其律尺以自爲律尺僅守於樂官而民用之則玉璧以爲準考工正記玉人職於璧羨桂好三寸以爲度自也就官玉人制所恒恒琬琰珪中大璋宗璋皆九寸其于琢圭璋琢琮則直言八寸使周尺止分八寸則凡八寸者者何以不言尺九寸者何以不言尺有一寸乎范景仁不明尺者十寸而曰王制古步八尺之八寸寸也今步六尺四寸十寸之尺也然則古今步同已之何以古者百畝爲今之百畝六十五有奇何陳用之據

玉之典端註得周謂八寸十寸皆爲尺以而此以支
六尺四寸爲八尺取爲八寸之證此與范景仁之失
同皆由于並問而不考之經傳者也予有辨尺度書
二首詳言之附跋周官辨非後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周尺之數未嘗聞之按禮制周
田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是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尺八
寸按鄭謂周田以十寸爲尺者疏以職据玉人職云
鎭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說也但王制言八尺
爲步不言寸數說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鄭云或言
周尺八寸者必是當時之書有此說耳其以十寸爲

尺者見周禮考工記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經傳未有其說鄭誤信周禮謂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爲十寸後世尺爲八寸謬矣蓋王制所兩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後世變亂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變亂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見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謂以八寸尺八尺爲變亂十寸尺八尺此豈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泥六尺四寸以爲八八六十四言之陳用之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

步後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爲步後世則以六尺四寸爲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以古尺當今適八寸爾此二說亦謬若是則十寸尺六尺四寸卽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畝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卽如其說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爲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兩周耶所以陳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爲文嗟乎使周尺果有兩孔子何以曰謹權量審法度乎故知本文兩周尺皆八寸無疑也若其分步畝之古大王制乃漢儒作者也以

古爲周今爲秦漢史記言秦以六尺爲步是也然管子司馬法亦皆言六尺爲步則春秋以來已有自其所謂古者指周初而言與陳用之以春秋時六尺爲步遂謂古者六尺爲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襲其說一以司馬爲宗極論王制之附會其以宗藩司舉所得周尺爲据蓋言漫無稽矣　又曰古者百畝以下之下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鄭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當今百二一百五五里孔氏曰古者以八

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爲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計之爲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與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應陳可大曰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

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
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一寸六分有奇與此百四十六畝二十步不相應里
亦微此推之愚按陳說卽註說也疏第以六尺四寸
之四寸寸分爲寸則以八分爲寸所以不同耳又曰
東田亦未詳方性夫謂卽詩所爲南東其畝然此言
東無南字郝仲輿謂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用
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曰東田按古于本時各
地在后稷開粒食之先公劉往徹田之至皆在于西
河曾在東且南耶

陸氏奎勳曰古者指夏殷其步皆同周尺八尺也李氏古者指秦非是秦自六尺爲步漢玉稍變其變也故加四寸爾

姜氏兆錫曰古謂今今漢也周尺之數未詳鄭註以曰按玉人職鎭珪尺有二寸桓珪九寸是周以十寸爲尺六國時多謂尺度法或言周尺八寸也東川氏謂卽詩南東其畝之東也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以往推爲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孔疏又推爲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奇陳註謂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

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也愚按諸家皆駁正記文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之誤而陳註與鄭氏畧同讓陳氏爲詳也亦放此推之

李氏光坡曰此數如疏解儒者皆謂亦誤以從子鑑通西算今爲細推曰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則一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千又九十六寸爲一步之積今以六尺四寸爲爲步則一步五寸寸分以自乘得二千

六百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一步之積二積相較古步多一千百百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百畝其多一千四百七十四萬五千六百寸置司多所至爲實以今步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法除之得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是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求里者以百里長三萬步以古步長今步長一尺二寸八分乘之得萬八千四百尺爲古百里多於今百里之長置今里三百步以今步長五尺一寸二分乘之得一千三百三十六尺爲今里之長古百里所多之長爲實今里長爲法除之得二十

五里是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也此解與註合可爲定數矣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姜氏兆錫曰首二句已見上文此蓋覆申識外一州封國之實以爲九州之例也百里之國三十蓋即首封大國者以申之餘剩也謂除封百里者三十國尚剩七十箇百里也

方氏苞曰東田疑秦人語也春秋傳晉人使齊盡東其畝齊人曰惟吾子戎車是利秦開阡陌必多東畝

以利我車故漢初儒者猶相承而曰東田
任氏啟運曰孟子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諸儒不得其說妄以己意推之皇甫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民至稀故周田特多愚謂天之生人有日益無日損非大疫大兵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隆而戸口日減如此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故盡稅之愚謂王政有薄斂無加賦湯武豈肯厚斂以困民且如是民亦何樂於商周之加賦而歸之而孟子不何以言皆什一耶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

尙少殷時寖廣周時大備故授田日增徐氏謂夏氏儉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者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十一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至周乃一人區一愚謂夏始畫井何不一人一區而故煩配合卽金氏以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眞並耕而治而工商亦耕且爲耶其說尤不可曉

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殷以三十爲萊田周萊田在別井愚謂遂人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田百畝萊三百畝必荒遠之地田未盡闢又地廣人稀故爲此法必無夏殷所受民田皆半熟半荒之理不可以之附合也惟蔡邕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之說庶幾可通然不若此文之明白而有徵也殷以八尺爲步周以六尺六寸爲步推而上之則夏當以十尺爲步而百畝卽七十七十卽五十瞭然矣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本三代遺制然舉其大不必盡其細節其

意不必泥其文乃經綸活法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槩云爾豈若算博士之沾沾哉又按今制方五十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以周尺較今尺周百畝約當今二十四畝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姜氏兆錫曰此又即封次國者中之也於上所剩地內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國通除三等封國尙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也方百者二十九方一里者四十即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下並放此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姜氏兆錫曰此復卽封小國者以申之也又於上所剩地內封方五十里者四十國通除三等封國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而已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姜氏兆錫曰通除三等封國及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所餘而因以爲附庸之國及閒田也方氏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卽前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

歸之間田即前不敬者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陳氏祥道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姚氏際恆曰此從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一句推出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皆推如畿外之法其餘田當如前文以祿士與閒田而不申言之者蓋從省文與畿外封國多餘地少而畿內則封國少餘地多以附庸少於五等諸侯而士多於公卿大夫故也

任氏啟運曰畿內九十三國卽公卿大夫食采也其餘則爲賓戎喪祭諸國用所出耳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又明侯國君臣之祿之詳也

大國祿食之數卽孟子中士以上皆二倍卿四倍大夫君十倍卿是也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姜氏兆錫曰次國之卿祿三倍大夫故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祿一倍大夫故食百四十四人而君之十倍其卿者自各異矣餘並如大國如小國之卿

謂其食祇百四十四人以其降於天子所命故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

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方伯之地

姜氏兆錫曰此節又明監牧之祿也爵尊者崇王朝祿降者替臣職也前言監於方伯之國而此言諸侯之國者方伯乃擇於諸侯中以爲之牧也

方伯爲朝于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姜氏兆錫曰湯沐之邑春秋謂之朝宿之邑蓋齋止於此齋潔而往朝也惟方伯乃有者許愼謂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之地亦不能容也

任氏啟運曰諸侯有功德亦特賜之若魯有許鄭有

訪也

齊氏召南曰按許慎說是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復申王侯國臣班祿之意也

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則世祿而不世爵

者先王使人爵人必以德功爲準也諸侯薨而其子

未得賜爵則雖君其國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

而已重王命也諸侯之大夫爵祿俱不世惟有大功

德者世之耳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

任氏啟運曰內諸侯有爵任政者春秋所書周公劉子之屬也世祿而未賜爵但任使令者武氏之子仍叔之子之類也未賜爵而年五十則稱字單伯祭叔之類也胡氏以書之子為畫釋誤矣諸侯之大夫不世祿其子孫猶以祖稅養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即司徒所掌者申之也冠昏以下並見儀禮陳注曰六禮今之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饋食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也愚按今儀禮十五篇除覲聘燕大射四篇餘皆爲司徒所修之

六禮而陳氏所引如此何也大鄉射亦鄉也喪服及士虞皆喪也豈其末之考與

七教父子夫婦君臣兄弟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姜氏兆錫曰七教於五倫外又加長幼賓客者蓋以五倫而言則長幼賓客統於父子兄弟朋友如閭位然而七教則析而言之也八政首飲食衣服者以民生日用所急而導其正也若百工技能之事爲而必安於常五方習尚之異別而不流於詭以至度則不使有長短之判量則不使有大小之殊數則不使有

多寡之分制則不使有廣狹之異皆有釐以或苟者

此明禮修教更必以政齊之也　陳諸曰此篇先儒

謂雜舉列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

且多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

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未此亦疑其無徵矣然

只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修六禮以下其坦明者亦

可爲後王之法也

方氏苞曰五倫獨朋友列而爲三蓋其道非一長幼

者以齒相次疙交也朋友者以義相合深交也賓客

者以政事相接者邦國之交也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四終

浙江書局重刊

吳道堪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